

“谈判之神”决定这次招标要废了MBI



胡震生著
五洲传播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谢正是世界顶级企业MBI的金牌销售,已连续多年单单不败。殊不知,突如其来的大并购,却在他升职的关键时期发生,这使他不得不跳到最新成立的部门,一切从头开始……

本书作者自己就是IBM10年的金牌销售,他在书中详尽披露了IT界的商业操作手法及相关内幕,细数职场中的“徽章”和“伤疤”,其中不少销售技巧和职场攻略,被职场中人奉为宝典。

[上期回顾]

王芸生耍了个花招,只用几句话就把价格压下来五百万,搞得谢正他们苦不堪言……

职场小说

移通总部如此这般折腾了足足五天,三拨人轮着和各个厂商的人展开了车轮大战,每个厂商的销售们,生理都已经到了极限。

第六日,深夜十一点。

“小谢,起来了。”Tony上来推了推谢正,移通总部已经在叫MBI的人进去谈判。

“Tony,电信行业是不是MBI中国最大的客户?”

“对,毋庸置疑,电信肯定是要老大。”

“两个月前我们去美国,他们的电信平台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搭建好了。现在,全世界,大规模搭建电信平台的只有中国。在中国电信行业,移通的采购量不是老大也是老二,那我们有没有资格要个全世界最好价格?”王芸生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。

“当然,所以这次的价格调整是美国总部特批的。”

“那去年年底中国的税务集采,你们投的折扣是谁批的?”王芸生此言一出,MBI的人都不敢接话了。

去年年底,中国税务系统二期招标,是中国有史以来采购量最大的一单。一期普惠投了超低价中标,甚至上了华尔街日报,对股价都产生了影响,让MBI非常被动。二期不仅大于一期,后面还跟着采购量更大的三期,再加上当时是MBI的财务年年底,所以MBI不惜血本投了个超低价,成为二期最大的赢家。

可是中国税务和移通公司不同的是,税务总部有采购的决定权,而移通总部没有,投了低价还要面临地方的最终采购,可是谁能当面和王芸生说您没有采购权呢?

“嗯,我是负责电信行业的,税务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。”Tony玩起了太极拳。

“你不清楚,那MBI谁清楚?”王芸生的眼神上人不敢直视。

“亚太区总裁比较清楚。”Tony还算清醒,把球踢了。

“好啊,你就把亚太区总裁叫来,我和他谈谈。”王芸生说道。

Tony犯了难。这些总裁都是去见关系很好的客户,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地聊聊,没人到这种关系很差的客户这里来。

“亚太区的总裁在东京呢。中国区总经理雷越,雷总他随时可以和您见面,您看可以么?”Tony紧张地看着王芸生。

“雷越,他能决定价格么?”

“他是行业销售的中国区经理,不是产品部的,价格是需要他和产品部一同制定的。”Tony也算是为雷越留条后路。

“那我见个屁,什么都定了。他妈这么多废话,你们中国区到底谁能够决定价格?”王芸生怒吼了。

“James,他是MBI的大中国区总经理,所有行业价格都归他批。”Tony被怒吼震得一个激灵,马上就给出了答案。

谢正听到这里,忙掐了自己大腿一下,确认没听错。所有人都有个轮流休息的机会,就Tony根本没有,看样子是脑子坏掉了,这James的名字可不就是闹着玩的。

“嗯,我也听说过这个人,很有名气,每次和MBI谈,就听说要找他批价格。好,让James见我,不要那个雷越了。”

Tony这时候才反应过来,后悔得用手直掐眉头,MBI都是谁当面和王芸生说您没有采购权呢?

“雷总,他已经安排好了,随时可以过来见您。James的时间我还知道……”

王芸生看见Tony为难的神情,嘴角的微笑一闪而过。谢正看明白了,他就是要见大家都拦着不让见的人。

“好,你们也累了好几天,辛苦了。今天就到这里吧,都回去休息休息。请你们的James来这里,我和他把价格最后定一下,回去吧。”

Tony站在那里想了半天,也根本想不出什么眉目,摇了摇头,领着大家退出了会议室。

第八日上午九点,谢正等人早早地站在了谈判室的门口,等着James和其他老板的出现。

James和往常一样,一身整齐的西服打扮,全身上下一尘不染,皮鞋泛着金黑色的光芒,鼻子上架着副金丝边眼镜,微露杀气的小眼睛立在其后,步履匆匆,身边站着产品部中国区总经理蒋义和雷越、周成。

MBI的老板都是同样的打扮,深色西服、白色衬衫、蓝色领带再配上黑色皮鞋。一行人走路带风,不苟言笑,远远看上去就像是黑社会聚会。

“现在什么情况?”James看见了Tony,停了下来,双手威严地抱在胸前。

“王芸生就,就等在里面,我刚才去打了声招呼,客户都到齐了,就等我们了。”Tony和James算是比较熟,但是说话还是微微有些紧张。

Tony推开了厚厚的玻璃门:“王总,我们MBI的几位领导来了。”

会议室里面,王芸生领着李俊杰等人坐好了一排,正等着MBI的人,桌子上规规矩矩地摆放着MBI的投标文件。王芸生这次没有坐在桌首的位置上,而是坐在了桌子正中间,面对标书,一直一言不发地看着MBI

一行人走进会议室,纹丝不动。

James先坐到了和他正对的椅子上,剩下的人都慢慢地在找自己的位置,谢正也在拉自己的椅子,这时候,王芸生说话了。

“你就是James?”

“是。”James刚刚坐下,顺势微微地弯了一下腰,脸上浮出了少见的笑容。

事隔多年,谢正想起当时的画面,都能清晰地回忆起每一个细节。

“滚,就你们这破价格还有脸来和我谈。”王芸生抓起眼前厚厚的标书,顺着还没关严的玻璃门,一把狠狠地扔了出去。

谢正呆若木鸡地看着标书翻滚着穿过玻璃门,掉在了会议室外的大理石地面上,啪的一声,这时王芸生的声音才传到了大脑的思维中枢。

所有人都被王芸生的这个意外举动吓到了,会议室里静得听到针在空中滑落时和空气分子摩擦的声音。

James看了一眼王芸生,没有说任何话,从刚刚坐稳了三秒的椅子上站起来,转身走了出去。大家见状,也都一言不发地跟着小跑出了会议室。

Tony手哆嗦着从地上捡起标书,递给身边的人;谢正也忙三步并两步地跟在了周成的后面,自己的小腿肚子在不由自主地抽搐着。

他只是知道这个谈判小组所有人的生理和心理,在这一刻,统统被摧毁,彻底没有了。

James走到酒店的大门口,和蒋义及雷越耳语几句,就自行离开了。不过James最后还是批出了一个很好的折扣,但是再三强调不能再降了。

能拿到这样的折扣,整个谈判团队还是比较兴奋的,一起聚

在了移通总部外面的咖啡馆里,静静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。

进入会议室门口的时候,Tony和谢正对望了一眼,又要去面对王芸生,两个人还是心有余悸。

“你们真是能坚持啊,就这么个价格?”王芸生沉着脸看完了MBI的报价文件,抬起几乎看不见瞳孔的眼睛瞪着Tony。

“王总,我们真的是降不了了。这次是中国这方面特别和美国解释了移通集采的特殊情况,才获得的特批。”Tony苦着脸和他解释着。

“那你们不用参与了,也不用开会讨论,我就决定定了,废了MBI。”王芸生把文件摔在了桌子上。

听到这里,谢正脑子“嗡”的一下,甚至感觉到了眼前一黑,但是很快他就劝告自己冷静下来,这是客户的谈判伎俩,因为王芸生并没有站起来,只是坐在椅子上死盯着Tony。

“集团就是废了MBI,也只能是这个价格了。”Tony解释着,汗也慢慢地从额头上渗了出来。

谢正看着Tony的表情,心里想:这回真的是底价。Tony也不说去和公司申请,自己一个人就在这里扛着了。

会场一阵寂静,大家都默默地坐在了那里,只有Tony腿微微颤地站着。

王芸生说话了:“我看你就能做主么,这回不需要回公司确认了?”

Tony好像听明白了什么,使劲地点着头:“不需要再确认了,这就是最低价格。”

“拿文件让他们签字,废了他们。”王芸生一摆手,李俊杰拿出了一张纸。

黄桥之战,粟裕布“险阵”



王苏红 王玉彬著
军事科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军事文学

黄桥,山雨欲来风满楼

东台,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。1940年8月25日。

高级军事会议自8月23日开始,已经开了三天。韩德勤用力地拍着桌子,他那郁积于内心的怨与怒迸发了。半塔集战斗动用了10个团,万余人对付一个新四军支队的空虚机关,打了20多天结果还是没拿下来;郭村只有新四军4个营的兵力,13个团围了6天,惨败而终;接下来这支部队从郭村长途奔袭,流窜到黄桥,历经三个驻军的防区,非但没被截拦歼灭,反而吃掉一个保安旅。这种局面再不收拾,坐等新四军在黄桥扩张,苏北落入共军之手是指日可待的事。

韩德勤不得不亮出铁腕了。

他发布作战命令,向黄桥的新四军进攻。

黄桥中学内作为指挥部的那间大教室里,四壁挂满了地图。五万分之一的、三万分之一的、二万五千分之一的……除去墙上挂的,30平方的地面上也依次铺展着各种地图。全国的、江苏的、江南的、苏北的……

粟裕的缜密由此可见一斑。

而这么一个剖毫析芒的粟裕,在这个秋雨飘洒的静夜,却谋划出一个破常格,悖兵法,令世人震惊,让后人几十年仍为之挥毫著论的“险阵”。

粟裕把一个粗粗的箭头画向了翁达的独立6旅。这便是他寻找的黄桥决战的敏感点,战役的转折点。

根据有三。两李与陈泰运虽然表示中立,但中间派的特点是摇摆。如果首先歼灭了翁旅,对于拉开两李、陈泰运同韩德勤的距离,稳定他们的立场将起到重要作用。此为其一。

粟裕把一个粗粗的箭头画向了翁达的独立6旅。这便是他寻找的黄桥决战的敏感点,战役的转折点。

突然,陈毅掐灭了烟头,从地图上收回目光:“常格不破,奇

兵不出。你这是一招奇兵!”

另外一个做了破釜沉舟准备的人是李守维。

重庆来的消息,韩德勤在委员长那里告了三个人的状:李守维、李明扬、陈泰运。

李守维的罪名是:保存实力,剿匪不力,搜刮民财,骄横不羁。

李守维要借黄桥大战出这口恶气了。他要让委员长知道真正能统兵打仗的是谁。

10月1日率部出征,李守维下了两道命令:其一,各部只许带三天口粮,限期三天拿下黄桥;其二,89军只有前进之途,没有后退之路,大军一过,殿后的部队把所有的桥梁全部拆除、焚毁。

黄桥之战,粟裕部署的“险阵”大获全胜

10月4日天气晴朗,黄桥被硝烟火光包围着,89军33师一道道火墙压过来。密集的火力压得新四军士兵抬不起头,前沿阵地无可奈何地向主阵地收缩,一直收缩到黄桥土围墙下。

黄桥险象环生,危在旦夕,黄桥镇东门,陶勇已经打退了33师第7次进攻。

3纵指挥所里,沉稳的粟裕不断地看手表,不断地问参谋:“1纵有消息吗?翁旅有消息吗?”

翁达骑一匹白耳赤兔马,行进在队伍中间,他的前后是一字望不见头、瞅不见尾的队伍。个个肩背斗笠,横挎枪支,溜溜达达地走着,不像作战,倒似秋游。

一路畅通无阻,他在马上计算,部队到达黄桥,大约在午后4时,李守维这时攻城将近一天,黄桥的新四军就是钢打铁铸,也该是人疲弹竭的境况了。他的部队此时从北门杀进,想必没有什么大问题。

高桥一过,隆隆的炮声隐约可闻。翁达对副官说:“传我的命令,前面队伍加快速度……”

一语未尽,只听四面杀声大作,高粱、玉米地如同翻江倒海的激浪,涌出千军万马,海啸一般压了过来……

如此的干净利落,两小时不到,一支显赫一时的“梅兰芳”式部队,不可一世的“皇家旅”,就这样消失了。

与此同时,从黄桥反击出来的3纵一路打过去,压得33师连连退却,靠向117师。117师正跟2纵揪打,33师的溃退像瘟疫一样传向117师。兵败如山倒,当33师、117师得知军部被围于野屋基时,立刻溃不成军。

到处是俘虏。卫生员、炊事员、服务团团员,都上去抓俘虏了。卫生队的女兵们活捉了33师师长孙启人。

溃逃的乱兵疯马在八尺河上乱成一团,河上的桥已被李守维下令拆除,上千人扑入水中,生死关头,各不相让,左右横挤竖压,人高马大的李守维被压在最底层,待黄桥民兵用鱼网打捞时,李守维的眼睛已经像死鱼一样变为豆腐色,尸体泡胀两倍。

蒋介石预谋剪除新四军

重庆的天气阴晴不定。一大清早,何应钦、白崇禧把一封急电交到蒋介石手里,随着目光从电文上掠过,蒋介石的手抖颤起来。

电报是顾祝同发来的——黄桥一役匪军伤亡极重,战况激烈为苏北空前未有,我军因弹尽撤退,主力已被击破,损失重大,李军长守维、翁旅长达落水,生死不明,孙师长启人被俘……

“耻辱!”蒋介石对着何应钦、白崇禧厉声吼道:“以我苏北十几万大

军,竟惨败于陈毅的几千人手下,这是党国的耻辱!”

“校长。”何应钦垂手侍立,“由于对苏北局势估计不足,督饬不力,致使黄桥一役损失惨重,学生请求处分。”

“不!”蒋介石猛地一拳击在桌上,“丢了苏北,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吗?当初朱、毛红军在江西不过草寇一群,我们却整整打了十年,如今抗战才三年,他们的军队一下子扩大到近百万,单是一个小小的陈毅就把苏北闹得天翻地覆,再把半壁江山丢给共产党,那个局面就无法收拾了!……”蒋介石颓然叹息一声,坐在沙发上,“我早就说过,日本人不足虑,真正的心腹之患是共产党,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清楚了。共产党的问题不解决,则后患无穷,即便抗战胜利了,我们也永无宁日!”

“是。校长。”何应钦说,“就国际形势而言,目前是解决共产党的最好时机,从共产党的日益猖狂来说,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。”

蒋介石看了何应钦一眼:“应该当机立断,决不能让华北的局面在华中重演!这一次,一定要从战略上加以改变,拿出一个彻底剪除新四军的办法。”

10月19日,按照蒋介石的密谋旨意,何应钦、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正、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延安发出电报,电报杀气腾腾地列举了八路军、新四军“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”,“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”,“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”,“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”等“罪状”,并以此为由,限令八路军、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。

一场血腥的事变即将来临……